

信息回避行为研究进展与理论框架

陈明红 吴颖儿 李 晶

【摘要】[目的/意义]文章梳理国内外信息回避行为研究进展与理论框架,提出现有研究的问题和将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方法/过程]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法,对信息回避行为研究现状进行全面梳理和综合分析,从年度发文量和热点主题揭示国内外信息回避研究的总体进展,在对信息回避相关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提出信息回避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结果/结论]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了信息回避行为类型、回避内容和回避原因,但仍处于探索阶段,未来可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 with 数据、研究对象与情境等方面开展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信息回避;研究主题;研究进展;理论框架

【作者简介】陈明红(1983-),女,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吴颖儿(1996-),女,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晶(1985-),女,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广州 510006)。

【原文出处】《情报资料工作》(京),2021.3.82~9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HSM的移动互联网用户信息搜索行为研究”(批准号:71603295)、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数据信息资源云建设与深度挖掘研究”(项目编号:2016A030313334)的研究成果之一。

1 引言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的广泛普及,丰富了信息的数量和类型,拓宽了信息获取的范围和途径。各种信息纷繁复杂,良莠不齐,增加了人们选择和处理信息的成本。申农的信息论及后续相关研究表明,信息可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但过量的信息以及一些特定信息可能会增加不确定性和人们的认知负担^[1]。不恰当的、过载的信息可能会增加不确定性并引发信息焦虑,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并提高决策自信水平,人们通常根据能力、兴趣、习惯、环境等因素主动选择与其认知相符的信息或者回避某些与其认知相违背的信息。此外,媒体利用智能推荐等信息分发技术,根据用户偏好过滤异质信息,选择性地呈现个性化信息。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原因,人们拒绝、避免或者延迟获取可利用信息的规避行为客观存在,是人们进行不确定性管理的信息行为^[2]。

根据《中国青年报》和《人民网》对社交网络使用情况的调查,信息回避行为非常普遍^[3-4]。信息回避

是人们应对信息过载的一种重要手段,伴随辨别真伪、去粗取精的行为过程。合理的信息回避可缓解信息通道拥堵,降低信息传递重复率,减少信息处理成本,但是不恰当的信息回避行为可能引起“信息茧房”、信息贫困、信息延迟等问题。重要信息的回避会提高决策成本并降低决策准确性,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和个人认知特征判断信息的重要性,选择恰当的回避策略,及时获取符合信息需求的各种信息,舍弃无用或低劣信息以提高信息获取效率和决策支持效果。

作为人类信息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5],信息回避引起了学界关注,已有一定的研究积累。早在1947年Hyman等^[6]就提出信息回避的概念,Atki对信息回避内容进行了分析,发现在感情和功利心的驱使下人们更愿意选择娱乐性信息。Case等^[8]分析了信息回避的原因并指出焦虑情绪是主因,随后的研究大多针对特定对象或特定情境开展较为详尽的探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交流媒体的丰富,信息

回避行为方式、回避内容及原因都有了许多变化,因而亟须对已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综合分析,以明确信息回避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理论框架。已有的文献综述阐述了信息回避的含义^[9],界定了信息回避的研究边界,梳理了研究脉络与方法^[10],为本文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扩展关键词,搜集更多相关研究文献,更详尽地呈现信息回避研究的总体进展,在系统分析和综合整理的基础上构建信息回避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期为将来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1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搜集

为全面搜集国内外信息回避研究的相关文献,以“信息回避”“信息规避”“选择性接触”等多个关键词作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中进行主题检索获取中文文献,以“information avoidance”“selective exposure”“avoidance behavior”等为检索词在EBSCO和Web of Science中进行检索获取英文文献,检索时间为2020年7月21日,共得到相关文献192篇。筛除相关度较低的文献后,最终获取137篇信息回避相关文献,包括39篇中文文献和98篇英文文献。

2 信息回避研究概况

2.1 发文量统计

信息回避研究文献数量的年度分布如图1所示,

2012年以前该领域处于酝酿和萌芽阶段,每年发表的论文非常少;2013-2017年期间为研究起步阶段,论文数量逐渐增加,2017年以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每年发文量都在10篇以上。从信息回避领域发文趋势看,学界对信息回避研究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强,但发文量仍然较少,相较于信息搜寻等信息获取行为而言,信息回避尚未受到充分的关注^[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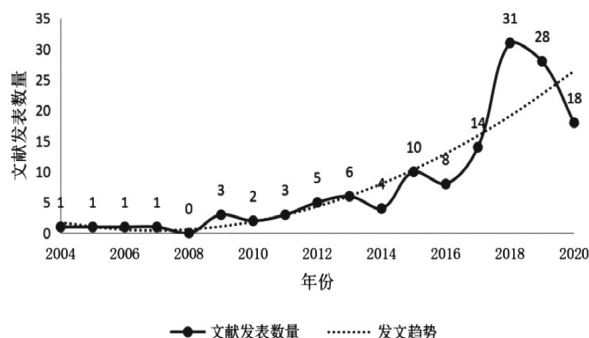


图1 文献年度分布情况

2.2 研究主题与热点

为了直观地展示信息回避领域研究概况和主题分布,采用VOSviewer软件分别对中英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对提取的关键词进行同义合并后,得到92个中文关键词和217个英文关键词,对两者进行可视化分析的结果如图2和下页图3。

根据关键词共现结果归纳出目前信息回避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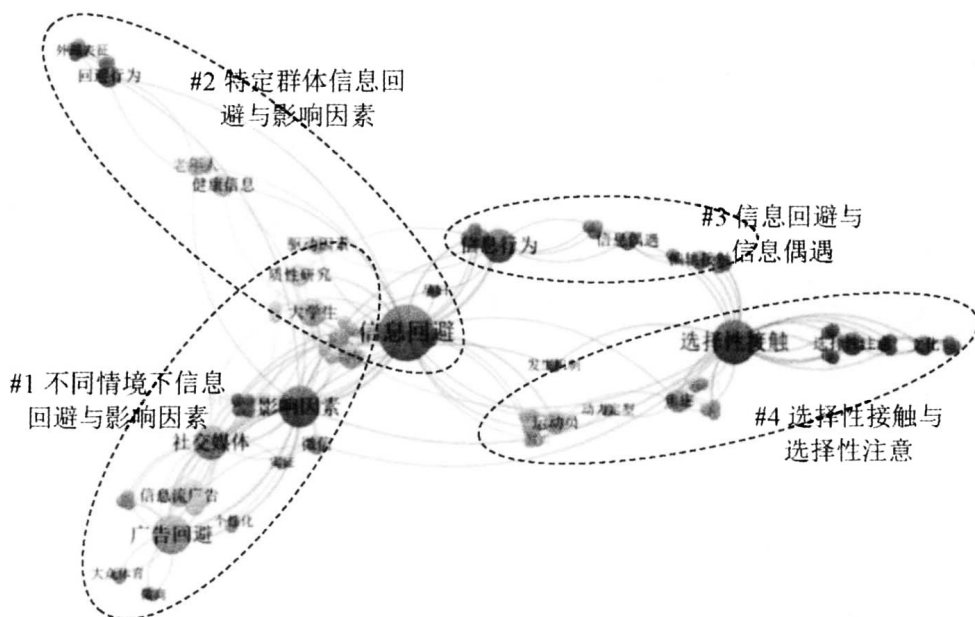


图2 中文关键词的共现分析



信息回避与选择性接触、信息过滤等相关概念的关联性较强,但又有所不同,信息回避的概念范畴更为广泛。选择性接触是指人们通常倾向于获取与自身知识、观点和认知相一致的信息而避免接触有冲突或矛盾的信息^[16],侧重于有选择性地获取特定

•12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信息,可视为信息回避行为的一种类型。除认知冲突或观念矛盾外,人们还可能因为隐私保护、信息成本等回避相关信息。另外,信息过滤是指基于一定的标准排除无用或不相关的信息,只对“高级优先”信息进行接收和处理,是对信息环境的选择性关注行为^[17]。信息过滤通常被视为信息回避的一种行为策略,根据不同的过滤主体,主动或被动地对无关和无用信息进行排除。

4 信息回避研究的理论框架

对信息回避内涵、原因及结果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初成体系,但研究成果较为分散,缺乏对研究成果的系统分析和梳理,因而对信息回避的认识还不够清晰。为此,本文对信息回避相关研究进行条理性、系统性整合,从信息回避行为类型、回避内容、影响因素及研究方法4个方面提炼研究主题,提出信息回避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4所示。

4.1 信息回避行为类型

信息回避行为是复杂的,可根据回避程度、方式、自主性和回避时长对信息回避行为进行分类,具体如下页表2所示。

(1)完全性与选择性回避。完全性和选择性信息

回避最早由芬兰学者 Sairanen 提出^[11],分别与 Neben^[18]提出的接触性信息回避和信息吸收回避相对应。完全性信息回避主要发生在信息接收行为之前,指人们对所有信息不加区分地回避或采取替代行为以避免直接接触信息,例如大学生通过看视频和小说来完全回避学习情境^[20]。选择性信息回避是在信息接收过程中回避部分信息,有时人们为了提高信息利用效率而对无用信息进行选择性回避^[45],有时对可能导致焦虑、失望等负面情绪的信息进行回避,已有研究主要从政治分歧^[22]、道德约束^[23]、消极的社交关系^[46]等方面分析选择性信息回避行为。

(2)物理回避与心理回避。物理回避是指个体在行为上直接回避已知的或潜在的信息源,表现为闭上眼睛、避开视线等身体回避^[47]或者快速关掉网页、删除可能的信息源、离开所在场所等^[26]。不同于物理回避的实际行为,心理回避主要是认知和情感的回避^[48],表现为按照自身偏好对获得的信息进行偏差性解释^[49],拒绝对信息内容进行深入理解和思考^[27]。物理回避和心理回避不是互斥的关系,可以同时存在,表现为信息个体远离某些信息源的同时根据其认知和情感来解释和理解已获取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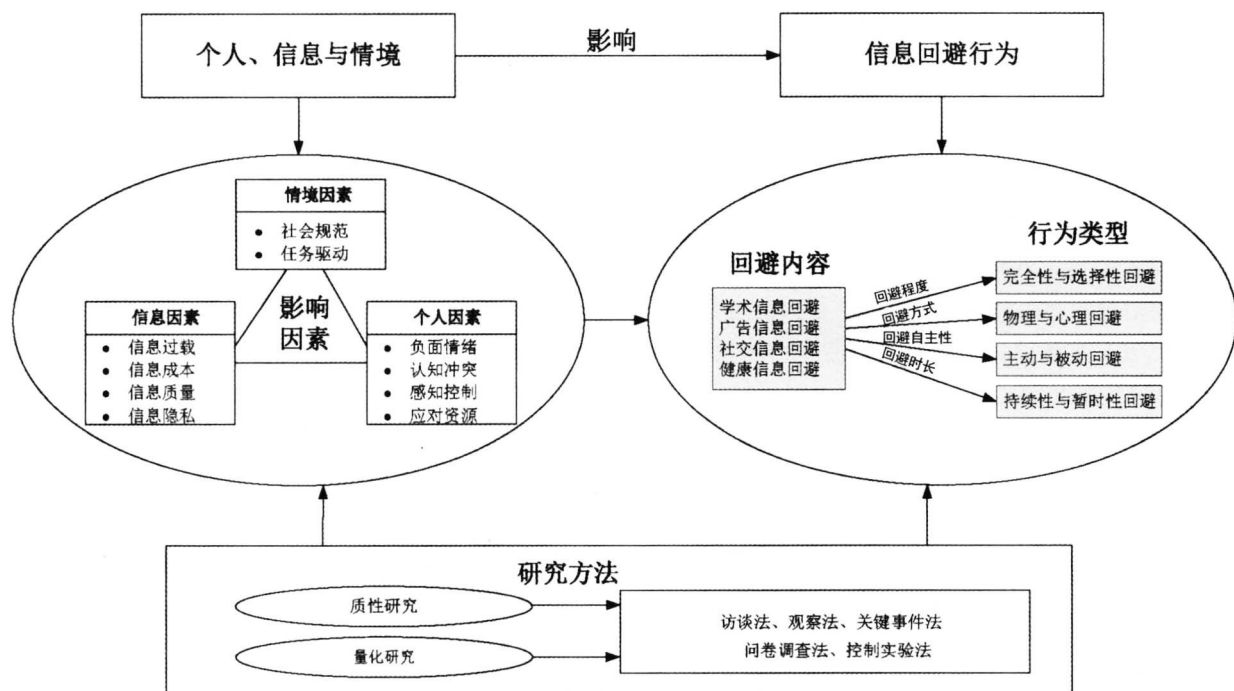


图4 信息回避研究的理论框架

表2

信息回避行为类型

分类标准	行为类型	年份	作者	研究内容
回避程度	完全性回避	2010	Sairanen A等 ^[11]	不确定性管理下的健康信息回避括完全性和选性信息回避
		2015	Neben T等 ^[18]	防御性信息回避可划分为接触性回避、信息吸收回避与信息利用回避
		2016	Hertwig R等 ^[19]	描述故意忽视,有意信息回避的类型,功能和规范性
		2019	张可等 ^[20]	学术阅读情境下大学生的信息回避为分为完全性和选择性回避
	选择性回避	2016	Matthes J等 ^[21]	利用眼动追踪技术研究对政治广告的选择性回避
		2017	Zhu Q等 ^[22]	以香港为例研究政治抗议期间对社交媒体信息有选择性回避
		2017	Van Dillen等 ^[23]	道德肯定和道德威胁对社会威胁回避的影响
回避方式	物理回避	2018	Skoric M等 ^[24]	以香港和台湾政治为例研究社交媒体用户对政治信息的选择性回避
		2004	Cho C H等 ^[25]	网络广告信息回避分为行为(物理)回避、认知回避等
		2012	Barbour J B等 ^[26]	健康信息回避的原因和方式
		2017	Golman R等 ^[27]	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等角度探讨信息回避原因及其后果
	心理回避	2018	王文韬等 ^[28]	大学生健康信息回避影响因素探索及模型构建
		2010	Kelly L等 ^[29]	青少年社交网络上的广告回避行为,强调态度的影响
		2017	Piccolo L等 ^[30]	学生阅读焦虑对学习成绩的影响,评估阅读焦虑对阅读障碍的影响
		2018	常明芝 ^[31]	青年群体对微信朋友圈信息流广告的回避有心理回避和行为回避两类
回避自主性	主动回避	2019	张梅贞 ^[32]	从心理抗拒视角研究网络视频情景短剧广告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
		2011	文金书等 ^[9]	信息回避是有意识的主动行为
		2012	Melnyk D等 ^[33]	乳腺癌患者主动的信息寻找行为和回避行为
		2018	王莹莹 ^[34]	老年人主动回避健康信息的影响因素
	被动回避	2019	Woolley K等 ^[35]	主动回避与个人直觉、情感偏好相冲突的信息
		2002	Brashers D E等 ^[36]	对比信息寻找与信息回避,提出信息回避有主动和被动之分
		2010	Sweeny K等 ^[5]	通过分析信息回避的原因、动机和行为类型,提出被动信息回避的特征
		2015	Emanuel A S等 ^[37]	分析癌症信息回避原因和后果,针对疾病信息病人常采取被动回避行为
回避时长	持续性回避	2018	公文 ^[38]	子女帮老人建立的信息缓冲地带可导致老年人被动回避健康信息
		2011	Narayan B等 ^[39]	日常信息回避有持续和暂时之分
		2017	徐林婧 ^[40]	利用认知加工层次理论对中学生英语学习中的长期回避行为进行研究
	暂时性回避	2018	黄改平 ^[41]	长期对无用信息的回避
		2017	邹丹、韩毅 ^[42]	孕妇在妊娠期间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
		2018	Huang S ^[43]	社交信息暂时性回避的原因和成本
		2019	张敏等 ^[44]	移动社交网络用户的间歇性中辍行为

(3)主动回避与被动回避。信息回避是否有意识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大多学者将信息回避视为信息个体主动的、有意识的行为,认为是个体在对信息进行主观评估之后所采取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回避行为^[13]。也有研究指出,信息回避可能是被动的、无意识的,如消极对待信息推送,导致信息获取日益窄化和封闭,或者信息的替代搜索者在信息与需求者之间建立缓冲带^[38]造成信息需求者被动回避某些信息。

(4)持续性与暂时性回避。持续性回避是指个体

针对特定信息采取的长期性回避行为,例如因政见不同或宗教信仰差异导致的信息回避^[39],持续性信息回避容易造成信息茧房和群体信息贫困问题^[50],削弱个体信息认知和利用能力,使得社会群体间知识差距扩大。相对地,暂时性信息回避是个体对具体信息进行暂时回避的短期行为,常见的暂时性信息回避行为有孕妇健康信息回避^[42]、运动员赛前信息回避^[51]、大学生对网络社交信息的回避^[52]等。

4.2 信息回避内容

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人们可以通过寻求信息

而降低不确定性,也可以回避信息而减少焦虑,信息回避是常见的信息行为^[53],已有研究除重点关注健康信息回避外,也对社交信息、广告信息以及学术信息的回避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如图5所示。

(1)健康信息回避。健康信息回避是指人们通过逃避、延迟获取等行为拒绝可以获得的健康信息的行为,是信息回避行为领域的研究问题。回避内容主要是疾病信息和日常健康信息两大类,其中,疾病信息包括癌症、阿尔茨海默症和亨廷顿舞蹈症等具体病症相关的相关信息,日常健康信息包括饮食习惯、体育锻炼等,例如人们常常回避红肉健康风险信息,吸烟者对香烟包装上的健康警告信息视而不见。回避主体包括患者、老年人、孕妇、大学生、消费者等不同人群,其中年龄较大、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患者倾向于回避健康风险信息^[37],他们通常逃避、拖延健康检查或者对健康警示故意视而不见以避免不良情绪。

(2)社交信息回避。随着社交网络的广泛普及,社交媒体信息数量和种类大幅增加,过载的信息、过多的好友和过度的分享大大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维护社交关系的时间成本和认知成本,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和回避行为。社交媒体用户可能会回避某些

信息和人,例如大学生通过设置访问权限、取消关注和屏蔽社交网络中特定人群,通过关闭功能、屏蔽群聊、故意忽略等方式以屏蔽部分社交信息^[52];人们会在社交平台上对竞争对手的工作目标完成度进行回避^[43],为减少社交网络服务疲劳和社交压力而回避社交信息^[54]。

(3)广告信息回避。广告信息回避是指人们完全忽略或不同程度减少广告内容曝光的相关行为^[55]。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传统媒介用户、一般网民、社交媒体用户和消费者的广告信息回避行为,将回避行为分为认知、情感和行为(或机械)三种回避类型。其中,认知回避是指用户对广告的认知是负面的,具有回避的基本信念,常表现为视而不见、心不在焉看广告、故意回避等^[56],据调查,大约66%的城市居民对广告存在认知回避问题^[57]情感回避是指用户对广告产生的负面感受、消极情绪和抵触心态,行为回避是指用户主动、有意地采取中止广告信息传播或拒绝接受广告内容的具体行为,包括转移视线、切换频道和立即关闭广告等^[56]。

(4)学术信息回避。学术信息回避最早由Perrow在《论不再使用图书馆》中提出,是指研究者回避海量文献和资料等学术信息的行为。学术信息回避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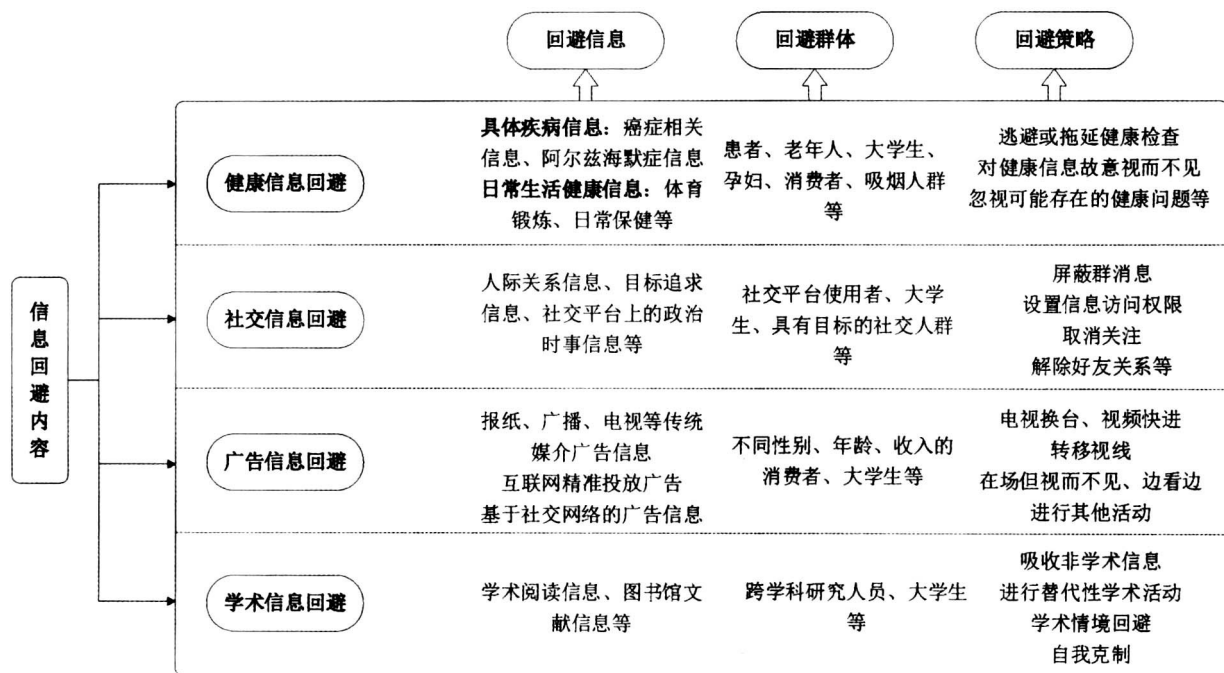


图5 信息回避内容

可以过滤无用文献以提高科研效率,也可能会局限研究思路并增加学术交流成本^[10]。例如,大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因信息过载而选择性或完全性回避或拖延获取有用信息^[58],科研人员受惯性思维影响在跨学科研究中常常回避本学科以外的信息和知识^[59]。从行为过程看,学术信息回避分为评估、焦虑和回避三个阶段^[60],具体表现为学术拖延、阅读焦虑、注意力回避、知识遗忘等。

4.3 信息回避影响因素

影响信息回避的因素较多,大致可归纳为信息、个人和情境三类因素,其中信息和情境是外部驱动因素,个人是内部驱动因素,如图6所示。

(1)个人因素。影响信息回避行为的个人因素源自个体自身的内在特征,包括认知冲突、负面情绪、感知控制和应对资源。在认知冲突方面,人们为了节约时间和精力,减少认知努力,倾向于避免接受与内心状态相冲突的信息^[61-62]。相较于认知冲突,负面情绪的影响作用更加直接,当人们面对过载的信息时,常表现出焦虑、害怕、厌恶、愤怒、失望、抑郁、后悔等负面情绪。此外,个人感知到信息无用或超载会导致其对信息行为及结果的控制感减弱,越容易产生回避行为,并且应对资源匮乏的人也更容易产生信息回避行为。对于消费者而言,对促销信息的焦虑会使其回避部分商品和广告信息^[63]。对于社交媒体用户而言,过载的信息和过多的交流会增强用户压力感,产生厌烦等负面情绪^[64]。对于病患而言,

患有重大疾病的病人更不愿意获取疾病和医疗等相关信息^[65];缺乏应对能力是很多患者拒绝亨廷顿病检测的重要原因^[66],拥有更多社会支持的女性更容易接受癌症检测结果^[67]。对于老年人而言,以代际支持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可缓解信息技术给老年人带来的被剥夺感和无力感^[38]。对于孕妇而言,受认知结构和情绪的影响,孕妇通过回避信息来减少不良感知^[42]。

(2)信息因素。作为信息回避行为重要的外部驱动因素,信息因素包括信息过载、质量、隐私和信息成本。信息过载和质量低下问题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引起的负面效应,大量内容不准确或来源不可靠的信息不仅会让人们筛选和搜集信息时感到压力倍增、困难重重,还会大大增加信息理解和吸收的时间,导致决策延迟或错误。久而久之,可能会产生抑郁、被压垮的感觉,为减少不良情绪,不得已放弃、拒绝和回避某些信息^[68]。另外,隐私对信息回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人们尽可能不在公共场合讨论个人健康,因为担心隐私暴露而谨慎点击广告并设置朋友圈访问权限。在获取和使用相关信息时需要耗费时间、努力、注意力、认知、金钱、社交关系等多种资源,具有一定的信息成本。信息成本越高越容易促使回避行为发生,认知负担和心理不适感会阻碍人们的搜集和共享医疗信息的行为^[69]。

(3)情境因素。情境因素是用户状态、目标信息特征以及所在物理或社会环境等诸多要素的总和。



图6 信息回避的影响因素

信息回避行为是人们在不同意境下对不确定性的反应,受到不同意境下各类要素的制约,人们的回避行为和反应也存在差异。例如,生活中人们不愿意安装新的软件或拒绝新媒体的新闻报道^[39],具有不良情绪或压力过大时会推迟接受信息^[70],故意遗忘不愉快的经历或事件^[26],对于无法遗忘的信息,曲解信息原意^[27]。也有研究将情境因素归纳为具体的影响因素,例如,影响大学生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情境驱动因素是行为改变、社会规范和任务驱动^[28];影响孕妇信息回避的外部情境条件是信息因素和环境因素^[42]。

4.4 信息回避行为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质性和量化两类方法针对信息回避行为为展开研究,前者包括深度访谈法、半结构化访谈法、观察法、关键事件法等;量化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和控制实验法,有的研究综合采用多种方法研究,如表3所示。

4.4.1 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方法常用于探索性研究,通过访谈、观察等方式搜集数据并对其整理、分析和归纳出事件特征与规律,是研究信息回避行为的常用方法。

(1)访谈法。访谈法包括深度访谈法和半结构化访谈法。深度访谈法通常只有一个大概的访谈主题或谈话范围,研究者和被访者在主题范围内进行相对自由的交流,非常注重访谈质量和深度^[71]。针对

信息回避的深度访谈可以更多地了解被访者复杂的心理活动和回避原因,例如对老年人的深度访谈可知,代际关系可能是引起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的触发因素^[38]。半结构化访谈是指按照预先拟好的访谈提纲进行的访谈,研究者可以在访谈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对访谈的结构和问题进行修改。半结构化访谈适用于研究者具有一定理论视角或基本分析框架的研究情境,研究者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可进一步细化各个维度,构建完整的理论模型^[52,72-73]。

(2)观察法。观察法是研究者在尽可能真实的场景下对研究对象的表情、语言和行为等进行观察并记录的方法,可采用直接观察和摄像机摄像两种方式。章小童^[74]对大学生数学建模团队信息行为进行观察发现,信息回避可以缓解团队成员的信息焦虑;文金书^[75]分别观察患者、图书馆浏览者、科研工作者以及决策者,总结四类人群信息回避行为的原因以及信息回避与其他信息行为的关系。

(3)关键事件法。利用关键事件法研究信息回避行为时,研究者需要引导研究对象回忆关键事件和重要的回避行为,并辅以访谈法和观察法,详细记录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研究对象的重要行为反应,最后归纳出该事件和观察对象的行为特征。关键事件法的重点首先在于识别具有代表性的关键事件,重质量而非数量。在信息回避行为研究中,关键事

表3 信息回避研究方法

作者	回避信息	研究人群	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方法				量化研究方法	
			深度访谈法	半结构化访谈法	观察法	关键事件	问卷调查法	控制实验法
公文	日常健康和疾病	老年人	√					
邹丹等	怀孕与生产	孕妇		√				
张可等	学术阅读	大学生		√				
刘咏梅	社交网络、群消息	大学生		√				
文金书	疾病与学术	患者、学者		√	√	√		
杨雨琪	高校图书馆服务	高校读者		√	√	√		
Vrinlen	癌症	老年人					√	
Dwyer	健康风险反馈	大学生					√	
常明芝	微信朋友圈信息流广告	青年群体					√	
Momsen	虚假自我服务	消费者						√
Huang S	基于社交网络的人际交往	社交人士						√
Blajer	金融风险	投资者						√

件法通常作为其他质性研究方法的辅助方法,例如杨雨琪等^[76]在访谈中加入关键事件法,全面调研高校图书馆信息回避行为,从时间、场景、情节等方面挖掘读者回避的情感和动机因素。

4.4.2 量化研究

问卷调查和控制实验是常用于研究信息回避行为的量化方法。

(1)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因其具有匿名性、样本量大、操作性强等特性而广受欢迎,用于调查人们对健康信息、社交信息、商品信息、广告信息、学术信息等的回避行为。多数研究是在一定理论基础上的构建信息回避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77],也有部分研究利用问卷调查数据检验信息回避量表的科学性^[78]。

(2)控制实验法。控制实验法是指构建真实场景并控制部分条件因素以观察研究对象的信息回避行为,相较于问卷调查法,该方法得到的数据更加客观和全面,但样本量比较受限,而且人力和时间耗费较大。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开始采用控制实验法进行研究,如Schmuck等^[79]、Huang^[43]和Blajer等^[80]分别采用眼动实验、转头实验、情境实验等方法探讨虚假信息回避行为、社交信息回避行为和金融风险信息回避行为的特征与影响。

综上,信息回避行为难以测量,研究者采用访谈法和关键事件法等质性研究方法鼓励研究对象回忆自己经历过的信息回避行为,可捕捉用户信息回避心理状态和行为变化过程。以问卷调查法和实验法为主的量化方法在样本规模和客观性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因而成为信息回避行为研究的重要方法。然而,已有的质性和量化研究方法仍存在样本量小、概念操作化混乱、方法单一局限等问题,未能从“原因-过程-结果”的动态回避视角对信息回避行为展开研究,今后可将质性和量化研究相结合,引入脑电测量、神经网络等多种方法,从多种角度揭示和解释信息回避行为现象和规律。

5 总结与未来展望

对国内外信息回避研究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和整理归纳,从信息回避行为类型、回避内容、影响因素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构建了信息回避研究的理论框

架:按照回避程度、方式、自主性和回避时长可将信息回避划分为多种类型,回避内容主要包括健康信息、社交信息、广告信息和学术信息,受到个人、信息和情境因素的影响。信息回避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对已有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1)概念界定不够清楚,来自情报学、传播学、市场营销等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信息回避的概念,包括信息规避、信息过滤、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暴露、选择性搜寻等,这些概念边界不清晰,信息回避的内涵、特征及特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需进一步深入探讨;(2)近年来有关信息回避的研究逐渐增多,但相较于其他信息行为,信息回避研究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老年人、大学生、社交用户、病患等特定群体,对一般用户的信息回避行为关注度不够;(3)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目前多采用质性访谈和以问卷调查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采集用户主观感受的横截面数据,且依赖便利抽样,缺少实际案例和客观数据,研究结论只能验证特定的假设关系,难以全面揭示信息回避的特征和诱因;(4)对信息回避行为机制的研究不充分,目前多数是成因研究,归纳的影响因素还不够精细,对用户认知、信息技术、社会关系等因素的研究不多,尚未揭示影响因素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不同用户群体回避行为的差异性。

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信息过载现象和信息回避行为日益普遍,为本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已有研究的不足为将来研究提出了发展方向。

(1)清晰界定信息回避的内涵和外延,尤其注意它与信息过滤、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暴露、选择性搜寻、选择性注意等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未来研究需深入探讨信息回避行为的特征、类型、表现和测量量表,加强信息回避行为的理论研究。

(2)夯实理论基础,完善研究体系。可沿用其他信息行为的研究思路,一方面,广泛采用各种经典的行为模型、认知模型和社会心理模型等,根据研究情境引入新的变量,避免重复验证,注重各种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深入解释信息回避行为现象及原因,增强实证研究中数据对信息回避行为的解释效力;另一方面,丰富研究背景,细致观察和科学分析各类信

息回避行为,归纳信息回避行为规律和一般性分析框架,提炼信息回避行为理论模型,促进本领域的整体发展。

(3)大数据与小数据相结合,质性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全方位研究信息回避行为。针对目前研究质性研究为主和样本较小的问题,一方面,扩大调研对象,将问卷、实验与深度访谈相结合,利用眼动仪和脑电仪获取用户信息回避行为及感知数据;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数据挖掘和文本分析方法,全面、动态地采集有关信息回避行为的真实的大量数据,借助模糊集分析、多元统计分析、神经网络分析、深度学习以及计算机仿真等多种方法,深入研究信息回避行为状态与演变规律。

(4)扩大研究对象,完善信息回避行为机制。首先,丰富研究对象和研究背景,除了重点研究健康信息、学术信息、社交信息回避行为外,还应关注对其他日常信息、科学交流、企业管理、公共管理、金融与经济等多种信息回避行为,并进一步细分各类信息,研究特定人群特定的信息回避行为。此外,在继续深入研究信息回避原因和影响因素外,需要进一步探索信息回避行为过程、机制、结果及回避行为,在充分考虑用户个体与群体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信息回避的应对机制。

总之,围绕信息回避行为类型、内容及影响因素等问题已有诸多探讨,但与信息搜寻、使用和共享等其他信息行为相比,信息回避的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今后需要在概念界定、理论基础、研究方法、数据、研究对象与情境方面开展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信息行为领域研究。

参考文献:

- [1]Brashers D E, Hogan T P.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from the Wider Realm of Information Behavior[M]//Brashers D E, Hogan T P. Uncertain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Disclosure Decisions. London: Routledge, 2015: 61-82.
- [2]Carciooppolo N, Yang F, Yang Q. Reducing, maintaining, or escalating uncertainty?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four uncertainty preference scales related to cancer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avoidance[J].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6, 21(9): 979-988.

[3]中青在线.“95后”大调查 60%不喜欢弹幕,近 60%屏蔽父母,你怎么看? [EB/OL].[2020-07-16].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7-08/12/content_16387038.htm.

[4]人民网.你发朋友圈会屏蔽谁? 78.1%受访者设置“分组可见” [EB/OL].[2020-08-19].<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12/09/c40606-28936167.html>.

[5]姜婷婷,杨佳琪,李倩.信息行为领域概念空间构建与研究进展述评[J].图书情报知识,2019(1):99-108.

[6]Hyman H H, Sheatsley P B. Some reasons why information campaigns fail[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47, 11(3): 412-423.

[7]Atkin C. Information Utility and Selective Exposure to Entertainment Media[M].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5: 63-91.

[8]Case D O, Johnson J D, Andrews J E, et al. Avoiding versus seeking: the relationship of information seeking to avoidance, blunting, coping, dissonance and related concepts[J].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ies Association, 2005, 93(3): 353-362.

[9]文金书,邓小昭,付玲玲.用户信息规避行为及其国内外研究现状浅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1,55(5):42-45,94.

[10]姜婷婷,权明喆,魏子瑶.信息规避研究:边界、脉络与动向[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4):99-114.

[11]Sairanen A, Savolainen R. Avoiding health in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ncertainty management[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0, 15(4): 421-443.

[12]Wurman R S. Information Anxiety[M]. New York: Doubleday, 1989:1.

[13]Miller G A. Information Theory in Psychology[M]. New York: Wiley, 1983:111-113.

[14]Stackpole T. We actively avoid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u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20, 98(5): 28-29.

[15]Sweeny K, Melnyk D, Miller W, et al. Information avoidance: who, what, when and why[J].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10, 14(4): 340-353.

[16]Hart W, Albarracc N D, Eagly A H, et al. Feeling validated versus being correct? A meta-analysis of selective exposure to information[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9(4): 555-588.

[17]Mata R, Nunes L. When less is enough: cognitive aging, information search, and decision quality in consumer choice[J]. Psychology and Aging, 2010, 25(2): 289-298.

[18]Neben T. A model of defensive information avoidance in information systems use[C].ICIS. Thirty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2015, Fort Worth, 2015: 1-16.

[19]Hertwig R, Engel C. Homo Ignorans: deliberately choosing not to know[J].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9, 11(3): 359-372.

- [20]张可,张敏.学术阅读情景下大学生信息回避行为实证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42(8):83-89.
- [21]Matthes J, Marquart F, Arendt F, et al. The Selective Avoidance of Threat Appeals in Right-wing Populist Political Ads: An Implicit Cognition Approach Using Eye-tracking Methodology[M]. Berlin: Springer Gabler, 2016:135-145.
- [22]Zhu Q, Skoric M, Shen F. I shield myself from thee: selective avoidance on social media during political protests[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17, 34(1): 112-131.
- [23]Van Dillen L F, Enter D, Leonie P M, et al. Moral fixations: the role of moral integrity and social anxiety in the selective avoidance of social threat[J]. Biological Psychology, 2017, 122(1): 51-58.
- [24]Skoric M M, Zhu Q F, Lin J T. What predicts selective avoidance on social media? A study of political unfriending in Hong Kong and Taiwan[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18, 62(8): 1097-1115.
- [25]Cho C H, Cheon H J. Why do people avoid advertising on the Internet?[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004, 33(4): 89-97.
- [26]Barbour J B, Rintamaki L S, Ramsey J A, et al. Avoiding health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2, 17(2): 212-229.
- [27]Golman R, Hagmann D, Loewenstein G. Information avoida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7, 55(1): 96-135.
- [28]王文韬,张帅,李晶,等.大学生健康信息回避行为的驱动因素探析及理论模型建构[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3): 5-11.
- [29]Kelly L, Kerr G, Drennan J. Avoidance of advertising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teenage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2010, 10(2): 16-27.
- [30]Piccolo L R, Giacomoni C H, Oliveira S, et al. Reading anxiety in L1: reviewing the concept[J].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 2017, 45(4): 537-543.
- [31]常明芝.青年群体微信朋友圈信息流广告回避反应及影响因素研究[J].东南传播,2018,170(10):120-125.
- [32]张梅贞.用户对网络视频情景短剧广告回避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心理抗拒的视角[J].企业经济,2019,38(11):128-134.
- [33]Melnyk D, Shepperd J A. Avoiding risk information about breast cancer[J]. 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2012, 44(2): 216-224.
- [34]王莹莹.老年人健康信息规避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情报探索,2018(7):24-29.
- [35]Woolley K, Risen J L. Closing your eyes to follow your heart: avoiding information to protect a strong intuitive preferenc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8, 114(2): 230-245.
- [36]Brashers D E, Goldsmith D J, Hsieh E.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avoiding in health contexts[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2, 28(2): 258-271.
- [37]Emanuel A S, Kiviniemi M T, Howell J L, et al. Avoiding cancer risk information[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5, 147(12): 113-120.
- [38]公文.触发与补偿: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健康信息回避[J].国际新闻界,2018,40(9):47-63.
- [39]Narayan B, Case D O, Edwards S L.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avoidance in everyday-life information behaviors[J].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48(1): 1-9.
- [40]徐林婧.英语学习中回避现象认知成因与教学对策分析[J].校园英语,2017(9):34-35.
- [41]黄改平.信息回避行为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8(15):372-373.
- [42]邹丹,韩毅.孕妇信息规避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7,61(17):91-98.
- [43]Huang S. Social information avoidance: when, why, and how it is costly in goal pursuit[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018, 55(3): 382-395.
- [44]张敏,薛云霄,罗梅芬,等.移动社交网络用户间歇性中辍行为形成机理的概念模型——一项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19,40(4):84-90.
- [45]熊慧,郭倩.朋友圈中辍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J].新闻界,2019(10):36-45.
- [46]代宝,续杨晓雪,罗蕊.社交媒体用户信息过载的影响因素及其后果[J].现代情报,2020,40(1):152-158.
- [47]Dwyer L A, Shepperd J A, Stock M L. Predicting avoidance of skin damage feedback among college students[J]. 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2015, 49(5): 685-695.
- [48]Baek T H, Morimoto M. Stay away from me: examining the determinants of consumer avoidance of personalized advertising[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012, 41(1): 59-76.
- [49]Leung B T K. Limited cognitive ability and selec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J].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2020, 120: 345-369.
- [50]Niederdeppe J. Beyond knowledge gaps: examining 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 in response to cancer news[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8, 34(3): 423-447.
- [51]王琳.信息规避影响少儿乒乓球运动员在比赛中动力定型的实验研究[C]//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分会.第十届全国运动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会后版),北京,2018:101.
- [52]刘咏梅,张帅,谢阳群.社交网络环境下大学生信息回避行为影响因素探究[J].现代情报,2019,39(10):58-65.
- [53]陈琼,宋士杰,赵宇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过载

对用户信息规避行为的影响:基于COVID-19信息疫情的实证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20,41(3):76-88.

[54]Lee A R, Son S M, Kim K K.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verload and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fatigue: a stress perspective[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 55(2): 51-61.

[55]范思,鲁耀斌胡莹莹.社交媒体环境下一致性与社交性对信息流广告规避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18,15(5):759-766.

[56]Speck Paul Surgi, Michael T E. Predictors of advertising avoidance in print and broadcast media[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1997, 26(3): 61-67.

[57]陈素白,曹雪静.网络广告回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2伦敦奥运网络广告投放的实证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20(12):52-65,120.

[58]Fuertes M C M, Jose B M D, NemSingh M A A, et al.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on the information avoidance behavior among Filipino undergraduate thesis writers[J].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 Information Science, 2020, 52(3), 694-712.

[59]Wilson P.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overload[J]. Library Trends, 1996, 45(2): 192-203.

[60]Milgram N, Toubiana Y. Academic anxiety,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9, 69(3): 345-361.

[61]Loiselle C G. Cancer information-seeking preferences linked to distinct patient experiences and differential satisfaction with cancer care[J].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2019, 102(6): 1187-1193.

[62]Camaj L. From selective exposure to selec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 motivated reasoning approach[J].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19, 7(3): 8-11.

[63]Owen R S. Clarifying the simple assumption of the information load paradigm[J].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1992, 19(1): 770-776.

[64]车敬上,孙海龙,肖晨洁,等.为什么信息超载损害决策?基于有限认知资源的解释[J].心理科学进展,2019,27(10):1758-1768.

[65]Dawson E, Savitsky K, Dunning D. "Don't tell me, I don't want to know": understanding people's reluctance to obtain medical diagnostic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6, 36(3): 751-768.

[66]Van der Steenstraten I M, Tibben, et al. A Predictive testing for Huntington disease: nonparticipants compared with

participants in the Dutch program[J].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1994, 55(4): 618-625.

[67]Arora N K, Finney R L J, Gustafson D H, et al. Perceived helpfulness and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provided by family, friends, and health-care providers to women newly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J]. Psycho-Oncology, 2007, 16(5): 474-486.

[68]吴丹,樊舒.信息行为领域选择性暴露研究:视角、方法、动向[J].图书情报知识2020(1):32-41.

[69]Swar B, Hameed T, Reyachav I. Information overload, psychological ill-being,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continue online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earch[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7, 70(5): 416-425.

[70]Shani Y, Van de Ven N, Zeelenberg M. Delaying information search[J]. Judgment & Decision Making, 2012, 7(6): 750-760.

[71]赵婷婷,方琼,沈莉莉,等.深度访谈法研究乳腺癌病人诊疗过程中的心理体验[J].外科理论与实践,2010,15(5):514-517.

[72]Vrinten C, Boniface D, Lo S H, et al. Does psychosocial stress exacerbate avoidant responses to cancer information in those who are afraid of cancer? A population-based survey among older adults in England[J]. Psychology & Health, 2018, 33(1): 117-129.

[73]Wen-Han Chuang, Ming-Hsin Phoebe Chiu. Health information avoidance behavior of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J].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2019, 17(2), 71-102.

[74]章小童.大学生数学建模团队信息行为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7.

[75]文金书.信息规避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1.

[76]杨雨琪,刘双燕,尹静,等.基于关键事件法的高校图书馆读者信息规避行为研究[J].情报探索,2019(12):104-111.

[77]张帅.大学生健康信息规避的潜在成因探究——基于压力应对理论[J].图书馆学研究,2020(14):76-83.

[78]张帅,马费成.大学生健康信息规避量表构建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20,64(9):3-9.

[79]Schmuck D, Tribastone M, Matthes J, et al. Avoiding the other side? An eye-tracking study of selective exposure and selective avoidance effects in response to political advertising[J]. Journal of Media Psych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2019, 32(3): 158-164.

[80]Blajer-Golebiewska A, Wach D, Kos M. Financial risk information avoidance[J]. Economic Research, 2018, 31(1): 521-536.